安澜阁的灯光

□鲁迪

安澜阁在磨盘山顶。
每天早晨，我打开窗帘，一抬眼，就会看见它。远远望去，一层灰白色的塔座，如同山上生长出来的磐石，扎实地托住了上方的五层楼阁。四周的翘檐如大鸟的羽翼，随时展翅欲飞。
当满山绿荫隐入暮色，安澜阁的灯光突然间就亮了。此时，磨盘山浓稠似墨，唯有安澜阁的灯光在黑夜里醒着，暖黄色的光层层叠叠，自飞檐翘角间漫溢出来，如碎金般闪耀，白天能看到的轮廓隐在一层一层的光晕里。
深邃的夜空，稀稀落落的星星点缀其间，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幽微、透彻，如安澜阁巨大的背景天幕。我站着看一会儿，便去了书房。书房朝北，看不到安澜阁。写作疲累后，我会闭上眼睛，安静地坐着，想象眼前台灯发出的光亮，有一缕来自安澜阁，温润，明亮，不张扬，直抵人心，充满禅意。
那晚，我从窗户凝望对面的安澜阁后，去

了楼上阳台。在辽阔的夜空，它被几道橙黄色的暖光围绕，底下是一道银白色的光，那几道光，在静默的黑夜衬托下，既不疏离，也不灼眼。天上，几束骤然划破夜空的光亮，穿越茫茫夜色，笔直地指向深邃天际，带着穿透一切的力量。我想，在那里，它会唤醒人沉睡的勇气和深埋的锋芒。
如遇雾天，乳白色的纱雾裹住了安澜阁的飞檐和塔尖，显得缥缈迷离。灯光穿透夜雾，散射为细碎的光影，在雾气中穿梭游弋。整座楼阁的轮廓在雾间忽明忽暗，飞檐的弧度被雾晕成了柔和的曲线，灯光跟着微微荡漾，安澜阁如悬在半空中，恍若置于仙境。
有时，我们会循着安澜阁的灯光，从竹屿新区经过长河路。远处的安澜阁，静静地立在夜空中，环绕它的灯光温暖而又耀眼，像层层流动的光晕，仿佛一路指引着我们去抵达它。从长河路左拐，进入和谐路，这里，有来往的汽车，有散步的行人，有跳广场舞的人群，热

闹的乐声让不远的安澜阁，似乎也处于一种喧嚣的氛围中。直至到达蓬莱公园，脚步不停歇，一直往上走。抬头看，我们和安澜阁竟然已如此相近，那些闪烁着吉祥的光，仿佛正顺着山势蔓延下来，照耀着我身边的那个人，揉进他面带笑意的脸上。也许在他眼中，此时，我脸上的光，细碎而又温暖。
从这座岛城的很多地方远眺，磨盘山上的安澜阁总会映入眼帘。寂静的夜晚，远航归来的渔船，或在星夜下赶路的行人，看见那一处闪亮的光，不同于璀璨的烟火，也迥异于四处散落的灯火，环绕着安澜阁，就像是一座灯塔，温柔地牵引着他们回家的方向。
关于“安澜”，我喜欢这句话：海面安澜，渔舟稳渡。白天，站在安澜阁眺望，大海宁静，如被抚平的黄色绸缎，点点碎金般的阳光照在海面，一艘渔船泊在水面上，无风无浪，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敛声静息。海的安澜托着船的安稳，船的安稳载着家的温暖。岁月祥和

和，世间安宁，这般情景，该是很多人心中所想的最好模样。
当船只航行在茫茫大海，回望岛上，安澜阁成了最清晰的航标。它照亮出海者的归途，庇佑生活在它脚下的芸芸众生。所谓安澜，每个岛民心中希冀的安稳，大抵如此：海浪不兴，舟楫平稳，人心笃定，不慌不忙。这时的安澜阁，存在的意义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一座海岛的精神图腾。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安澜阁的灯光，在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光。
八月，台风来临，各地都严阵以待。那晚，安澜阁的灯光终究没能穿透浓稠的黑夜，它蹲在磨盘山上，在狂风暴雨中沉默。我想：今夜，安澜阁将所有的光都收进了怀里。等待风雨停歇，便会将光沿着安澜阁的檐角，一点一点地漫溢出来，仿佛在说：我是光，我一直都在。

八月梭子蟹鲜

□力女

晚饭后，我们两口子漫步在沈家门滨海路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渔船一艘接一艘驶进了沈家门渔港，排着队缓缓地停靠在舟山国际水产城。
散步的人们朝着进港的渔船指指点点，边走边谈论着今年刚上市的梭子蟹：“八月梭子蟹鲜，九月梭子蟹肥，十月梭子蟹壮啊。”往前看，成群结队的扎蟹女工两手套着橡胶手套，急急忙忙地赶去国际水产城。五颜六色的手套，随着急切脚步舞动，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据说，女工动作快的3秒钟能扎好一只蟹，多劳多得，一天多的能拿千元工钱呢。
旁边的老伴对我说：“老头子，今年的梭子蟹，人家吃得翻倒，阿拉还没尝新过，是否买几只烤烤？”我爽朗回答道：“我也想吃蟹啊，可惜我就是不会挑选肥蟹啊。”
我俩正在议论挑蟹的事，对面过来了一对六十岁模样的夫妇，男的向我打招呼“老师，你俩好啊！”原来是我曾经的学生，我们相互问候之后，我便向他请教挑选螃蟹的技巧。
他笑了笑，谦虚地说，这份业务我也不是非常精通，但依据以往的经验一般是先看蟹壳尖角，看一看蟹壳两边尖角上是否有黄红色的东西，它越多就证明里面的蟹黄含量很多，蟹就肥；接着看蟹的色泽，梭子蟹的背部（蟹壳）呈黑青色，而且坚硬，腹部饱满厚重的，还可以仔细观察蟹小腿，腿

部坚硬并且用手捏一捏，很难捏动的蟹最肥满；再下去看蟹的肚脐，肥梭子蟹的肚脐，一般呈浅红色，而且红色越多、肚脐结实的蟹越肥。他还说，最好是渔船上刚拿上的蟹，干燥。介绍一番后，他要我们去试一试，这几种挑蟹的方法不行。“实践才能出真知。”我打趣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与老伴到沈家门东河市场采购，在市场的不远处有条小巷，两旁的房子都作为店面。那里卖梭子蟹的有好几家，有一家摊主刚从国际水产城拿来两篓蟹，是干燥的，一些买蟹人“哄”的一下子围了上去，进行挑蟹。
我看到梭子蟹张牙舞爪的样子有些害怕。正如唐代皮日休写道：“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描绘了蟹的外形和性格。虽然蟹的两只“大脚钳”扎着橡皮筋，但还是强悍地挺起身子，撑着大小脚爪，满筐满笼地挣扎着……
我俩也挤了进去，会挑的人早已提着肥蟹要摊主过秤付钱。我俩怯怯地根据秤蟹“标准”，一只一只地挑选了10只，放在地上，算是初选，接着，第二次进行精选，对着标准在10只里面再挑选6只。我提着蟹对着光照看蟹壳两尖角上是否有黄红色的东西，多的留下，再捏蟹小腿……经过一番验证之后，最后决定留下6只，一共160元。这时紧张的抢购“局面”已过，摊主松了一口气，

跟我们聊起了国际水产城繁忙情景：在水产城是蟹多人也多，人来车往，甚为热闹，有电动车、轿车、货车将一篓一篓的梭子蟹装运到菜市场去销售，也有打包装到外地去的，一片忙碌。我们还看到扎蟹女工，一手抓着蟹，一手迅速地张牙舞爪的蟹脚用皮筋扎牢，被扎的蟹，只是吹着泡泡，一只只被丢进了蟹筐……
我们买回来的6只蟹中4只是圆肚脐，楼上隔壁人一看说，圆肚脐的蟹肯定是肥的。将蟹洗净后，就开始烤蟹了。烤蟹也是有讲究的，用铁锅在锅底放上几片白菜叶，再将蟹放在菜叶上，蟹肚脐朝上，蟹壳朝下放，然后放点生姜片，倒些啤酒，但不能倒水，最后盖上锅盖，开始烤蟹了。蒸了一会儿，蟹在颤动，锅内“嗤嗤”作响，白色蒸汽袅袅升腾，蟹壳慢慢变红，厨房内弥漫着蟹香。
中午，我提起筷子，迫不及待地先吃蟹，剥开蟹壳，壳的两尖角有着淡黄色的膏，然后，掰开蟹的两腿，露出一丝丝的蟹肉，洁白、鲜嫩、海味味……
我边吃边说：“八月的梭子蟹，味道就是鲜美，但是，挑蟹实在太复杂了。”
然而，丰子恺的散文《吃蟹》结尾写道：“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也会写下关于吃蟹的回忆。我告诉他们的，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要懂得尊重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我们去珍爱和尊重。”

夏夜定海湾

□徐国南

新建的定海湾公园，成了定海人夏夜赏景休闲健身的新选择。
夜幕尚未完全降落，定海湾公园就华灯初上，人声鼎沸，海滨的夜晚，欢乐而热闹。
刚入公园，两旁为开阔的草坪。毛茸茸的小草白天承受着烈日的炙烤，但到夜幕降临之际，又精神抖擞，挺直细小的身躯。柔软的草坪上，人们已这儿一堆，那儿一群，或直接席地，或铺上垫子，或带着小孩，或家人围坐，显得轻松悠闲而幸福。
公园西侧，有篮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球台，铁丝围栏防护网高达4米，网球打得再高，也难以越过这道屏障。
近些天，孙子爱上了打乒乓球。因定海湾公园有4个乒乓球台，到那里既可赏海湾风景又可打球，何乐而不为？那天，我早早地吃好晚饭，带上他匆匆地来到球场，谁知4张球桌都早已被“占领”，时间还不到6时半，谁想大家都来得早。看着乒乓球在球台上划出一道道银白的弧线，孙子既羡慕又无奈。
幸亏作了两手准备，我们还带了羽毛球拍子，便打起羽毛球。中心场地也已有三四对打羽毛球的小朋友，我们选个边缘的。别看我孙子只有八九岁，但无论是杀球还是挑球都挺有力度，球落地时，也能用球拍将球从地面轻松掏起来，球拍似有磁性一般，这一招就够令我佩服的了。他在我面前夸口说：“爸爸都要被我打暴。”言下之意，我这个爷爷哪里是他的对手。
7时左右，天黑了下来，耳际充满了运球投篮的“咚咚”声，羽毛球拍挥杀球时的“啪啪”声、乒乓球击打桌面时的“嗒嗒”声、人们看球的喝彩声……各种声音交织成一支充满活力的交响乐。淡黄色的灯光下，球场上人们生龙活虎你腾我跃你争我夺。打乒乓球的，最精彩的当属两位老人，一攻一拉。那拉球的，七十来岁样子，颇有功底，不管对方攻势怎样凌厉，他都不慌不忙，气定神闲，将一只只飞出台面二三米远的球轻松拉起，并精准落在对方球台上，我在旁频频赞叹。
那圆形的观景平台周边坐满了市民：一群身着绿衣白裤的妇女们正在翩翩起舞……当你置身于公园的每一处，歌声始终会在你的耳际飘荡。景观树旁，两位五十上下的女性市民在二胡的伴奏下，正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和缠绵悱恻的情感将《楼台会》中梁祝相互倾诉爱慕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要将人们带入那古老而浪漫的场景。
公园里有个地表性雕塑“君子蕊”，以荷花为造型，六七瓣高大的玉白色菱状叶片紧紧拥抱着蕊蕊。听说每到傍晚6时15分和6时45分，“荷花”就会自动开放，音乐喷泉给公园添上更加浪漫的色彩。今年五六月份时，我去过好几次，但没遇上这美好的景观，总觉得遗憾，这次暑期趁着陪孙子打球之机，早早地就到了公园的雕塑旁。
雕塑周围是个300平方米左右类似舞池的观景台，我到时周围已有许多市民在等候。傍晚6时15分，雕塑周围的喷泉水柱突显，水柱由低到高，最高达3米许。转而成喇叭状，稍后又成柱形。色彩也由白转蓝再变粉红，绚丽缤纷。继而低洼周围石阶上冒出白色烟雾，因海风影响，烟雾向北飘去。约2分钟后，“荷花”灯亮，花瓣缓缓展开，且慢慢旋转，逆时针、顺时针各转3圈后，“荷花”徐徐合上，围观的人群可谓如痴如醉。虽然表演结束，大家仍依恋不舍。
酷暑无情，夏夜难耐，而定海湾公园则让你领略美景、体会享受、感悟幸福。

在历史的褶皱处触摸人性温度

——读《历史的温度》

□吴言

中学历史课本里的“甲午海战”，永远定格在黄海海面那团漆黑的硝烟里。邓世昌与致远舰沉入海底的悲壮，被压缩成试卷上“民族英雄”4个铅字。直到翻开张玮的《历史的温度》，那些沉在历史深海的碎片突然浮出水面：刘步瀚自尽时佩戴的怀表，秒针永远停在1895年2月10日凌晨3时17分。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像一束光穿透了历史教科书的铜版纸，照见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人性褶皱。

一、被硝烟熏黑的信笺：历史细节的重构

张玮笔下的历史现场总飘散着具体的味道。当读到北洋水师覆灭前夜，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把妻子绣的鸳鸯荷包交给大副时，咸涩的海风似乎穿透纸背扑面而来。那个装着家书与银元的荷包，针脚里藏着福州女子特有的双股捻线法——这些在传统史书中注定被剔除的“无用细节”，恰恰构成了历史的骨血。就像书中描写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笔墨在“赔偿二万万两”处洇开的墨团，远比条约本身更能诉说一个古老帝国的战栗。
这种细节考古学颠覆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扁平认知。康有为流亡时行李箱里除变法文稿，还塞着广式老婆饼和潮汕功夫茶具。当张玮从东京早稻田大学档案室翻出秋瑾留学时的成绩单，我们发现这位“鉴湖女侠”的化学实验课居然常得丙等。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碎片，让历史人物从纪念碑上走下来，成为可以触摸的血肉之躯。

二、多棱镜下的光影：历史阐释的突围

在传统叙事中固化的历史事件，在张玮笔下呈现出光谱般的丰富性。鸦片战争不再只是“闭关锁国”的必然悲剧，书中那个在虎门海滩围观硝烟的英国商船厨师，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中国人用生石灰销毁鸦片时精确到分钟的流程控制，这种技术性震撼让读者意识到：所谓“落后”，有时恰恰是不同文明参照系制造的认知偏差。
书中对五四运动的描写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当我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激昂画面时，张玮带我们走进胡同深处：被捕学生李良荣在监狱墙上用指甲刻下的微积分公式，北大红楼值班室未寄出的23封家书，东交民巷面包房老板连夜烤制的700个“爱国面包”。这些散落在历史角落的星火，拼凑出比单一叙事更真实的革命图景。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同样发生着奇妙嬗变。曾国藩不再是简单的“中兴名臣”或“镇压农民起义的剑子手”，张玮通过其家书中对“癣疾”的63次记载，勾勒出一个在理学枷锁与生理痛苦间挣扎的灵魂。这种去道德化的观察视角，让历史评价从非黑即白的审判席回归到人性的原野。

三、温度计里的汞柱：历史书写的革新

张玮的历史写作像一台精密的温度计，总能准确捕捉历史瞬间的体温。书中描

写西安事变时，特意标注1936年12月12日临潼的实时气温是零下9摄氏度。这个数字让历史场景骤然具象：张学良卫兵冻僵的手指如何扣动扳机，蒋介石出逃时单衣下的鸡皮疙瘩，寒冷如何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量。这种对物理温度的执着记录，隐喻着对历史温度的深刻理解。
当我们目光投向未来，这种有温度的历史书写正在重塑集体记忆的基因链。就像书中记录的，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者在钢梁接缝处塞进的1968年版《毛主席语录》，经60年风雨侵蚀，纸张已与铁铸共生为新的历史地层。张玮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记忆不应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生长的生命体，每个时代都有权用新的温度为其赋予呼吸。
合上书页时，窗外的梧桐叶正在暮色中翻卷。忽然想起书中那个动人的细节：东京审判庭的吊灯在宣读判决时突然熄灭，中国法官梅汝璈掏出怀表，金属表壳反射的微弱恰好照在“侵略罪”3个字上。这束穿越时空的光，恰似张玮的历史写作——它不满足于照亮历史的高光时刻，更执著于打捞黑暗中的细碎闪光。当我们的手指抚过这些带着余温的历史碎片，触摸到的不仅是过往的脉搏，更照见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倒影。这种焕然一新的历史感知，或许正是我们走出记忆迷雾的星图。

我在海边读书

Enjoy Reading Enjoy Sea